

一片冰心在玉壶(国画) 康新生

文苑

有趣的笔名

刘巍

笔名,自古以来就被文人所青睐,古代的隐士,或失意不得志之人“假言托喻,用晦其名”。史梦兰的《异号类编》中载:“别号(笔名)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。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,放浪形骸,兀傲自喜,假言托喻,用晦其名。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,则闻于当时,传诸后世,其名虽晦,其号益彰,鬼谷子之流盖其著也。”笔名,是著作人在发表作品文章时不用本名而另外起用的名字,因此也叫作“著作名”。笔名如同古人的别号可见其性格、爱好、文化品位一样,有其独特内涵。

最早使用笔名的应该是王诩,人称“鬼谷子”,“鬼谷”二字就是笔名。他的名字,有的古书上说叫王诩,有的说是地名,有的还是说是隐者的通称。无论怎么说,“鬼谷”二字,并不是一个人的真姓名,但确实是一个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号,即“笔名”。笔名的真正滥觞兴起,是在通俗文学的发达之时,即小说、戏曲、俗谣、散文大兴之际,作者拘于宗法道统限制之故,各署别号,即笔名。同时,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都以钳制言论自由为能事,有的人在政治方面不敢说的话,却拿到文学艺术里换个形式说出来,也不至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,所以一般不具真名,署上一个“笔名”。

笔名准确来说,它是近现代文人知识分子,即那些所谓雅人们的专利,民国时期尤为盛行。这一时期文坛繁荣,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,文坛呈现出热闹景象。有趣的是,民国时期的文人在创作时喜欢用笔名,当时文人的笔名也成了一道争奇斗艳的风景。张大千本名张正权,“大千”是他的法名,早年曾因未婚妻去世,一度削发为僧,方丈为其取此名。金庸本名查良镛,“金庸”是他将自己本名中最后一个“镛”字拆开而成。比如我最佩服的周树人,笔名“鲁迅”;《寄小读者》的女作家谢婉莹,笔名“冰心”;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伟大女作家蒋伟,笔名“丁玲”;《子夜》的作者,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沈雁冰,笔名“矛盾”;《雷雨》的作者,剧作家万家宝,笔名“曹禺”。很多现代作家,都以笔名的形式投稿、出书,不胜枚举。

鲁迅、巴金、冰心、落华生、林语堂、老舍……每一个笔名都意蕴深厚,以至于“吟稳一个字,挖断数茎须”。一个个笔名独辟蹊径,意趣横生,让人记忆深刻。

依旧

陈崇正

同一个地方,同一只木椅 允许影子作这样的折叠

三十年前,亭台还在 红鞋子和刀柄都是崭新的

——你可供销售的记忆 就只有这么多

请继续保持这种情绪: 假装随时可以去死

同一个地方,同一只月亮 把你把自己折叠在木椅上

绣花与刻剪纸

60年代,在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绣花。

那时候,绣花要先找别人借来绣样,然后到文具店买坐标纸,用圆珠笔将绣样一点点扩展到坐标纸上,然后去买彩色绣线,按照坐标纸的比例,将图案绣到布上。

拥有绣线的颜色越多,越让人羡慕。绣线是花很多时间慢慢配齐的。面对绣样配色这一关,很能考验一个人的审美。颜色既要鲜艳,搭配出来还不能俗气,一种颜色也可以呈现出多个层次,造成渐变的效果。总之,门道多了。

另外,坐标纸很难买,有时候去好几家文具店才能买到,圆珠笔点图案也很难,点错了,那张图就不能用了。那个年代,女孩子们主要绣一些枕套、桌布、玻璃杯上的盖布等家里的小用品,最大的绣品工程是蚊帐上那个床帘。

最有名的绣样是“喜鹊闹梅”和“金鱼戏水”。若是有闺蜜结婚,女孩就会绣一对枕套送给她们。采用上面两个图样中的哪一个都可以,都很吉祥。

60年代,在孩子们中间还悄

悄流行起了刻剪纸,而且立即就风靡了全国,不论男孩女孩都很喜欢。

当时使用的工具,一般是大人用过的单刃或双刃刮胡子刀片,还需要准备一块垫在桌子上的玻璃,纸张是彩色油光纸,也就是蜡光纸,有大红、粉红、橘红、深蓝、湖蓝、黄色、深绿、草绿、紫色、白色和黑色,最受欢迎的是黑色和大红色,最不受欢迎的是粉红色和白色的。蜡光纸很贵,一般小作业本大小一张要2分钱。几乎所有文具店都有卖的,因为买它的孩子不少。

刻剪纸之前,先把人家已经刻好的剪纸铺在玻璃上,反盖自己的一张油光纸,用粗芯铅笔反复涂抹,把这个凹凸的纹样拓下来。

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刻剪纸花样“文革”气息浓郁,向日葵、毛主席、林彪、江青、军舰以及八个样板戏,除此之外也有些民族妇女头像。孩子们必刻一套红色线路图案,包括韶山冲毛主席诞生地、井冈山黄洋界反围剿处、遵义会议会址、延安宝塔山、北京天安门

光芒,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并列的侧脸四分之三像。

当年的剪纸都用刀子刻,先刻里面琐碎的,再刻外面的,最后用剪刀铰。衬垫先用玻璃,后用木板,硬纸板。用玻璃做衬垫容易刻破刻断。蜡光纸那么贵,所以要小心刻,最怕完成了大部分,却在接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不小心刻断了一根线。

刻好的剪纸夹在书里,在同学之间相互比较和传阅欣赏,有时候也可以拿来以物易物,换取别人某样东西。

60年代的生活,艰苦在先,狂热在后,政治、革命,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持续到70年代,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,人民生活原地踏步,改善甚微。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。

保守着的文艺作品

1978年,日本电影《望乡》在中国上映。在影片中,研究亚洲女性史的圭子(栗原小卷饰),为了调查海外卖春的情形,而到当年输出卖春妇最多的九州岛原与天草,采访一位二三十年代到海

外卖春的阿崎婆(田中绢代)的一生。影片从一个侧面,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罪恶。



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,勃然大怒,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,要禁止和批判这部“黄色电影”。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又重新放映。在当时的中国,确实有很多

人抱着看一场“黄色”电影的心态买了票,却在被主人公阿崎婆深深感动之后走出了影院。

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《人证》,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。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,而反观看影片。但更多的人,则为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,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情节所震撼,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对人性开掘得这么深的影片。

影片的主题歌《草帽歌》,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,深沉、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亲的悲哀。

妈妈你可曾记得,你送给我那草帽,很久以前失落了

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《追捕》,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。影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,把充斥中国荧屏的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们,一举打入冷宫。

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,留着披肩长发,穿着皮靴,外表清瘦,内心如火的真由

美,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。

片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:“跳啊,跳啊,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,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。”

1979年5月,复刊不久的《大众电影》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。

接吻照片的刊登,引发了风波。一位读者写给《大众电影》的信中称:“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,经过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洗礼,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!度!”

70年代末,在广州雕塑院的唐大禧,创作完成了雕塑作品《猛士》,作品还有一个副题——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。

这部作品,唐大禧选用一裸体女子骑在奔弛的骏马上,集全身之力,引弓蓄势,猛然释放的一瞬间。旨在表现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残酷迫害的女英烈张志新。

之所以用裸体少女,被认为这样更显示大无畏,也能体现对革

命的赤诚、真诚和坦荡。而马,自然就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象征。

1979年10月,“广东省美术作品展”正式开展。在这次展览中,《猛士》获得了优秀奖。尤其是其裸体女子形象,直接引发了此后的巨大争论。

当时的观众对作品并不叫好。相当多的人认为其“下流”、“出格”、“不合国情”。

也正是有这样的争论,《猛士》最终未能前往参加全国大展。同样是在1979年10月,由张丁、袁运生、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。其中,袁运生创作的《淡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,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,也一并展出。

民众的反映,颇为热烈。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,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,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,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。

海外媒体称:“中国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裸体,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。”

随笔

散步是现代诗行

付秀宏

散步,与自然、与天地同行。步伐与思绪共同流动,从从容容,可低唱、可谈心、可漫想、可憧憬,甚至可跳着、舞着……单是散步,就有着无限的趣味。

独自晚上散步,心情特别闲适、平和,街旁小院老人锄草浇花的侧影,放学的小学生回家疾走的身姿,还有街边爬满墙头的紫藤萝,为你、我的心注入些许温馨,心灵不觉间获得一种美化和净化。如果某一天出去晚了些,繁星静静的伴行;此时,虽然看不到更多的色彩,却可以把内心融在满天星光的情境里。黑蓝的天穹下,人小、屋矮、天大,心灵上也得到了许多来自生命观照上的难得滋养。

散步必然是一剂良药,能卸掉重重叠叠的心灵屏障,让心灵与天、与夜、与星光沟通,虽是黑夜,却能沉浸在一种高透明度的自然气氛中。在有月光的晚上,还可看到月亮居然把美播撒到最简陋的地方,那低矮土房、枯老枣树,都富于灵感与诗意了!

多少情笑和辛苦,多少风景和人语,都凝结成美丽的静谧。这种静谧包含着茂草和禽鸟,包容着人间的羞涩和甜蜜。法国诗人克洛岱尔在传世名篇《散步者》中说:“我双脚均衡的运动,帮助我度量最轻微的召唤的力量。在我灵魂的静默中,我感到一切事

物的魅力。”散走在家居一隅的宁静小路上,稍稍感受,便得到这种妙处了。每一个极平凡的小人物,都能从不断的散步中,发觉自身融入自然的美丽灵光。

散步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天赐享受。撩开纷纭人事,如果感觉人生的真趣如粉、如沙般细碎,没有黏性,那你就应去散步了,无论多忙,尽量挤出点时间。补给人性、滋养心灵,为何要一再错过呢?

如果有水就循岸而行,享受水的伟丽,淡看水波的涟漪;如果有树就绕树徘徊,细瞧叶片的颜色;如果有广场和碧洗的绿地,就拥抱这份都市的闲适真情。关心自然的每一抹变化,甚至每一点遗憾。漫步中,渐渐在你闪亮的眸子里,就会写有细腻和深沉的气息了。细腻和深沉,也只能在此时混而不合,妙中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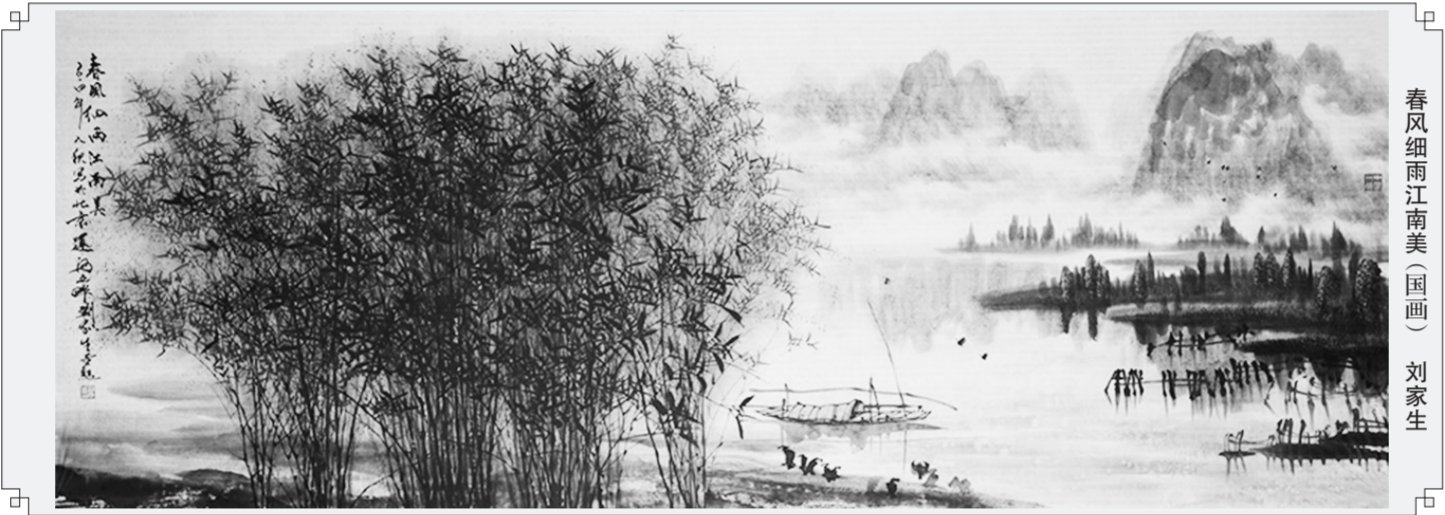
散步又是人类亲情的轻歌。一家人共同散步,绿柳下、马路边,会给街道、给田野走来一片片家庭的温馨。谈谈笑笑,很有情味。大人多走得有理有据,幼小的孩子蹦蹦跳跳,世界好像很重又很轻……而恋人的散步,热烈而深沉,淡淡洒洒,摇摇曳曳,如秋风中开不败的菊花。有的人则三三两两,为了健身相邀共同倒走,这种步履退路

的散步,得“摸索、后进”的乐趣,也煞有风情。那些被亲人推着或自己摇轮椅的朋友,说散步不如说散心,但这独特的散步,可得难觅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真趣。也许,这正是散步会成为很多人每天必做“功课”的原因。

一勺闲情,两许浪漫,三昧幽静,四缕优雅,都在信步之中。信步之中,走出了生活的美和诗意,走出了生活的热情和信心。散步是赏心事,其实它的优势还在于它是张安全牌、健康牌,让现代社会中处于竞争环境中的人感到放松和安慰。

散步还是智者心灵的舞蹈。如秋水一样,把荡在水面的各种思想映照得更加明净,轻缓而又镇静。其神妙,在于不期然地奉献智慧的嫣然笑容;不断地散步、思索,心灵的微笑,竟会汇成时代的洪钟。因为执着于散步,成就了如康德那样的哲学家,造就了如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家。散步把清静舒缓与科学理性精神,结合得烂漫多姿。

散步很平凡,但时间久了,心灵就变得很自然、很恬静、很广大了。散步是现代诗行,或淡雅,或幸福,可能只是习惯,也可能成为一种生存方式,但当回头看散步走过的路,没有人会为之遗憾。每一段走过的路,都因为我们走过而不再“贫穷”。



春风细雨江南美(国画) 刘家生

微文

草坡晒日图

苏连硕

青草绿在黄草间,涟漪轻荡湖光里。鸟儿欢噪,柳絮纷飞,懒懒散散散散步好爽喜。不知怎样的鬼使神差,老妻竟躺在临湖草坡上,四脚朝天,虚眯眼睛,仰望蓝天,白云不见飘,太阳正和煦,满目诗情画意,天籁无不渗透纯真温馨的气息。

四肢尽伸展,丹田任静息。吐纳诚自如,脑后后背汗兮兮。正对着小小躯体的太阳哟,请你恣肆地在我的脖颈、胸脯、脂肪丰厚颤颤的腹部,普惠温暖,让我舒服舒服接受你无与伦比、天籁般柔和的气息与神来之笔般的抚摸。

很少有人知道,一个人独自在这里获得的自在与幸福,虽稀疏平常,却又异常珍贵。

从后脑勺、到后背、到臀部、到两足,屏息凝神,着实真实、一丝不苟、美美滋滋地接收地气,温馨清冽气息在周身血管微微奔涌。

热乎乎、暖融融,晕乎乎欲睡去。站起来时似乎身手变得矫健,有如神助地来个鲤鱼打挺,一点没踉跄,起落自如,安然落地。寻块儿平坦地,感恩之念陡然升起,感恩雀鹊、柳丝、湖波、草坡、骄阳、徐风,对我的无私呵护、关照与温慰。蠢蠢老妻不孤寂,与自然亲密无间、身融融洽,竟留存下

一顿寻常真版“春光晒日图”。在这图中,老妻并不憔悴、并不枯朽,而是发现了、回归了、复萌了原本属于自我的生生不已的个性。那湖波涟漪分明是我的笑靥与笑纹,那拂拂柳丝分明是我在真情地向身边的一切美好频频招手,那鸟儿的鸣叫分明是我展开的歌喉。因此眼前的一切景物在我的心目中,都感觉是那样娇艳可人。

“酣眠固不可少,小睡也是别有风味的”。我有小睡的习惯,不挑地点,不计较环境,户外也有小睡的习惯。此辰,躺在湖畔草坡,醺醺然醉了,梦魇魔睡了,仿佛在家乡的田埂,在奔往家乡的路径,在亲切熟稔的青纱帐,在海涛、在山崖、在沙滩……醒来,但见一群如银如雪的白鸽,或密密或散散地落了一地,它们是来跟我做伴的还是找我乞食的。旅途中公园里常看到这样的场景。树间,还喜洋洋地传来群聚的鸟儿唱着轻声细语的歌,湖面上空,有时还朝燕忽闪着翅膀,迅疾利落地飞翔,有时还朝我这边徐徐焉降悠悠倏然飞走……真是“别有风味”地浸润了我的梦幻,芬芳了我的遐想。感谢它们,竟没有一只鸟在我身上屎尿,没有一只鸟啄我的脸脚。

或曰:“老爷子是否神经了?”否也。我

连载

美,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。

片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:“跳啊,跳啊,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,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。”

1979年5月,复刊不久的《大众电影》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。

接吻照片的刊登,引发了风波。一位读者写给《大众电影》的信中称:“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,经过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洗礼,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!度!”

70年代末,在广州雕塑院的唐大禧,创作完成了雕塑作品《猛士》,作品还有一个副题——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。

这部作品,唐大禧选用一裸体女子骑在奔弛的骏马上,集全身之力,引弓蓄势,猛然释放的一瞬间。旨在表现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残酷迫害的女英烈张志新。

之所以用裸体少女,被认为这样更显示大无畏,也能体现对革

命的赤诚、真诚和坦荡。而马,自然就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象征。

1979年10月,“广东省美术作品展”正式开展。在这次展览中,《猛士》获得了优秀奖。尤其是其裸体女子形象,直接引发了此后的巨大争论。

当时的观众对作品并不叫好。相当多的人认为其“下流”、“出格”、“不合国情”。

也正是有这样的争论,《猛士》最终未能前往参加全国大展。同样是在1979年10月,由张丁、袁运生、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。其中,袁运生创作的《淡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,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,也一并展出。

民众的反映,颇为热烈。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,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,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,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。